



chun-sh
1972

IV



前衛藝術教學精神的落實

畫室空間不大且陰暗潮濕，
附近還有皮革工廠，空氣中不時傳來刺鼻的腥羶臭味，
但對他而言似乎都產生不了絲毫的影響，
這間狹窄簡陋的畫室在生性簡樸的李仲生眼中，猶如現代藝術的宏偉殿堂，
因為他要在此落實不同於以往的前衛藝術教學，實踐他遠大的理想。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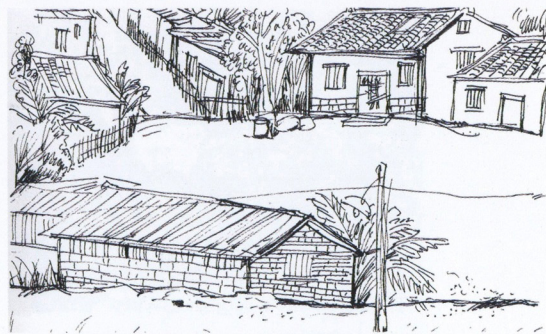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安東街畫室的春天

安東街位於現在台北市熱鬧繁華的東區，但早期的安東街，還是村落和稻田菜圃錯落的地方，兼有小溪環繞，充滿了鄉土氣息。一九五一年間，李仲生在此找到了一間舊式有閣樓的紅磚平房，樓下權充畫室，他自己則住閣樓上，傳統房舍的入口大廳擺著香案神龕，門口還有曬穀場。雖然畫室空間不大且陰暗潮濕，附近還有皮革工廠，空氣中不時傳來刺鼻的腥羶臭味，但對他而言似乎都產生不了絲毫的影響，這間狹窄簡陋的畫室在生性簡樸的李仲生眼中，猶如現代藝術的宏偉殿堂，因為他要在此落實不同於以往的前衛藝術教學，實踐他遠大的理想。

李仲生覺得台灣當時的藝術環境太封閉，以往學院式的教學方式只會製造出空有技巧而沒有思想內涵的學生，那絕對不是現代藝術的教學重點。他強調啟發性與創作獨立思考的重要；為了避免學生們受到他的影響，以及學生彼此間的相互模仿，因此除了不讓學生看到他的作品外，他也從不幫學生改畫，還主動將他們分成兩班分開上課。

當時在這間約八坪大小的畫室裡和他學畫的學生，包括最早的入室弟子歐陽文苑，以及陸續加入的霍剛、蕭勤、李元佳、陳道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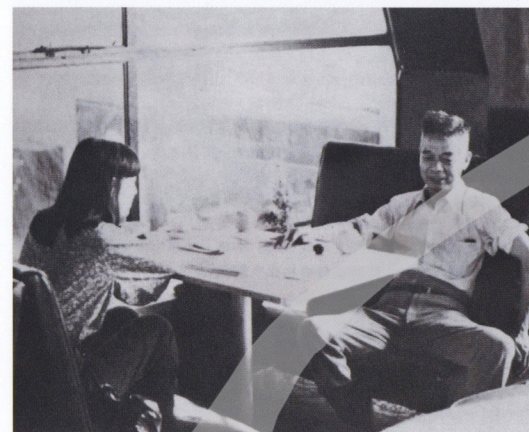


吳昊 | 安東街畫室 | 速寫 (圖片提供 | 李仲生基金會)

吳昊、夏陽、蕭明賢，當然還有女學生劉芙美……等；歐陽文苑、吳昊和夏陽等人是每週一、三、五上課，每週六、日則為霍剛、蕭勤、李元佳、陳道明等人^⑥。他們大部分是隨政府來台的大陸人士，有軍人、在職青年和學生等。在李仲生看來，這些學生都充滿了追求現代藝術的使命感，如果沒有這種強烈渴望的求知慾與信念，他是不會輕易答應學生授藝；他不要收那種只注重傳統技巧表象的人，也厭惡沒有思想的繪畫模仿行爲。有一次，夏陽初去報名的時候，原本自認為畫得不錯，很得意拿他以前的畫給李仲生看，結果李仲生告訴他：「這些線條很熟練，但是一根都沒有用。」當場澆了夏陽一大盆冷水，也讓他從重新思索創作方向。李仲生希望他們就像樸質的白紙一樣，才能夠將他的所學傾囊傳授，改造他們，才能和世界的藝術潮流接軌。

在創作上，李仲生思索著，究竟要如何教導才能讓這些年輕的學生明瞭真正的創作目的。他試著讓他們先畫石膏像，卻又要求他們彼此不能畫相同的畫，其實是在試探他們的觀察力

與思考模式。剛開始學生們皆被他的教法困惑住，有些學生忍不住發牢騷：「不就是石膏像嘛！怎麼畫老師都不滿意，根本不知如何下筆才能博得老師的稱許？」像吳昊心儀夏陽的好技巧，往往學他的方式畫畫，結果被老師糾正，強調他要找出自己的個性創作。李仲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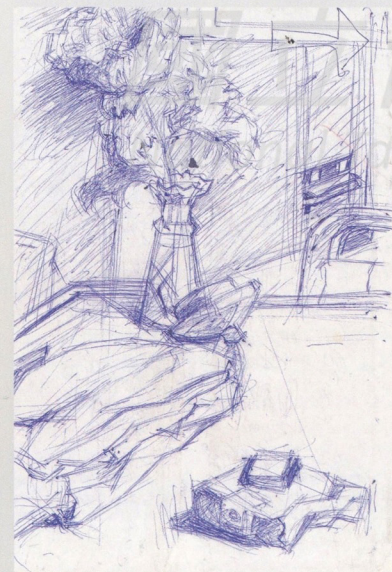
李仲生的咖啡館教學 (圖片提供 | 李仲生基金會)

改變傳統以來的教學觀念，以哲學思想來啟發大腦，運用邏輯上的思考方式，讓他們手腦並用，與技巧主動融合，也期望有一天他們能夠明白他的苦心。事實上這些學生後來的表現也的確沒有讓他失望，從這間小小的畫室裡培育出許多從事現代藝術的知名畫家，同時也正式開展了李仲生對現代藝術的播種之路。

關不住安東街畫室的春天氣息，隨著老師與學生們的互動頻繁，悄悄地蔓延出去！學生們除了固定在安東街畫室上課外，有時候李仲生也將畫室搬到外面的茶館或咖啡館，他孜孜不倦地和學生們談論現代藝術，為他們剖析各種現代畫派和藝壇趣聞，當然更在學習過程中，潛移默化地落實他的前衛教學思想。

李仲生的具象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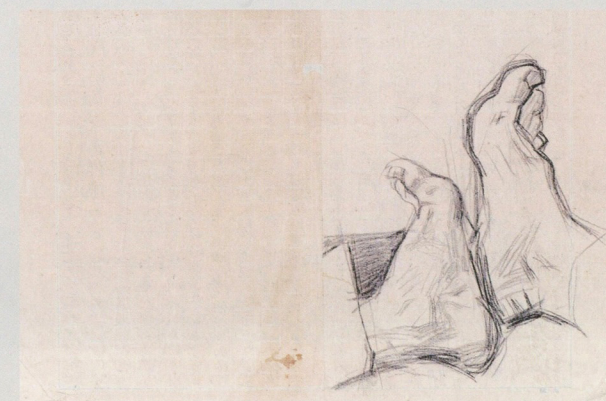
李仲生使用最簡單樸實的線，進入二次元平面的創作空間裡，透過眼與手與心的連線，讓映入畫家眼簾的景物一一再現。他強調創作一定要找出自己的個性，要運用觀察力與邏輯思考方式，手腦並用，並與技巧主動融合。這是進入李氏藝術奧秘的不二法門。



李仲生 | 手稿 5161-14 | 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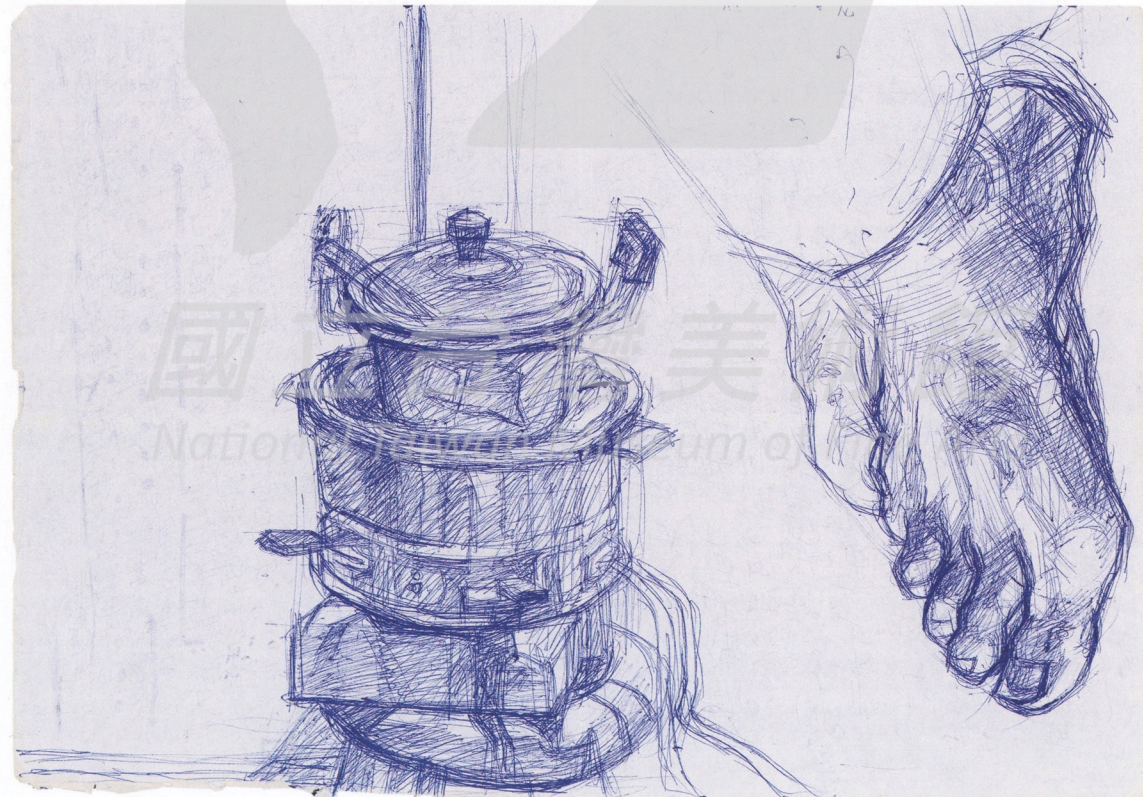
李仲生 | 手稿 1151B | 素描



李仲生 | 手稿 5076B | 素描



李仲生 | 手稿 3053B | 素描



李仲生 | 手稿 4008B | 素描



李仲生 | 手稿 2073B | 素描

我曾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一日的《新生報》上看到一篇有關素描的介紹〈漫談素描〉，內容分析精闢，讓我大為心儀與留意署名「李仲生」的這位作者。我記得班上的美術老師周瑛曾說過向李仲生請教繪畫問題，我想：教我的老師況且如此，這一定是個不簡單的人物，內心嚮往認識這位老師。正好好友歐陽文苑的妹妹中苑就讀二女中，而李仲生正是她班上的美術老師，故央求歐陽中苑引薦，並說明我想和李老師學畫的理由，從此開始了與李老師漫長而友好的師生情誼。

第一次在茶館和李老師見面，忐忑又興奮地向他展示了許多平時自己的繪畫創作，見到他的稱許眼神，我才放下心中的大石頭。看完之後，李老師說：「你畫得很好，這個程度可以當中學老師了，但是你為何還要再來學畫？」我表明是因為之前看了他的文章後，想更深入地了解素描創作和現代藝術。李老師便說他有兩種教法，不知我要選擇哪一種？「因為你的繪畫技巧已經很好，只要再經過我的指導，就可以達到相當的水準，當個普通美術教員沒有問題，這是第一種選擇。而另一種選擇就是在創作與學術上的探討研究。」我囁嚅地問：「如果選擇第二種呢？」李老師說：「好！選擇第二種教法，那麼從現在開始你要把畫全部收起來，因為你畫的都不是素描，如果想和我學，就要把過去的都忘掉，重新開始！」



李仲生 | 街頭所見 | 素描 | 1950

第一次到老師的畫室，舉目盡見，不大的空間裡擺了簡單的傢俱桌椅，懸掛在天花板上頭的燈罩還是用他的素描親手做成的，沿牆則擺滿了大大小小的玻璃空瓶罐。這些樸素再簡單不過的居家設備，唯一不同的是在桌上桌下擺滿了整摞一疊又一疊、凌亂但有序的素描作品。我當下心中大喜：「噫！這次可遇到真正的藝術家了！」

有一次在茶館權充的畫室畫畫，李仲生老師隨意擺放了一個石膏立像，指著下端說：「你畫這個腳試試看！」當我畫得聚精會神時，猛然外頭颳起了一陣強風，正好將旁邊的畫架吹倒，凡事也就這麼湊巧，倒的方向就這麼順勢地砸到石膏像的腳背，頓時應聲破裂。我當場嚇得默不出聲，空氣中凝結著沉重詭譎的氛圍，我悄悄地抬頭望向老師，只見李老師不發一語、來回踱步，像似若無其事的。等到同學們全都走了，剩下呆立一旁不知所措的我，這時老師慢步走到我身旁，開口對我說：「這個石膏像是我向學校借來的，這樣好了，你付十五元當作賠償這個石膏像的損失。」我只好滿腹委屈、諾諾地回應：「那麼我停止兩週學畫以抵償石膏像的損失，另外等我下個月籌到錢還清了再來上課。」李老師平靜地回答：「也好！」他讓我體會到公私涇渭分明的個性。



李仲生 | 婦人 | 素描 | 1950

白色恐怖的夢魘 與風溼症的困擾

學生們對現代藝術的熱情追求，創作進步神速，看在李仲生眼裡，為他們感到高興之餘，內心則升起更大的使命感。然而，單純的教學初衷與藝術理想，卻被突如其來的事件中斷了那份喜悅與激情。

早李仲生幾年到台灣，還曾合夥開設美術研究班的好友黃榮燦，是一熱情有為的文藝青年，竟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依匪諜叛亂罪被捕下獄，隔年十一月遭槍決，以三十七歲英年之姿，無情地被結束生命。對於身旁好友的悲慘下場，他痛心疾首卻又無能為力！再加上有許多因過去的政治背景，或甚至莫須有地被胡亂扣上政治罪名，而被嚴刑拷打或因而喪命者亦時有所聞。在這樣的氛圍下，李仲生時時感受到莫名的恐懼，好像到處都充滿了無形的監視。長期處在緊繃擔心的壓力下，白色恐怖的陰影遂逐漸籠罩在他的身上，揮之不去。

李仲生亟欲逃離這個強大夢魘的壓迫，加上他發覺長年居住在狹小潮溼、悶熱不透氣的屋子裡，已讓他罹患了風溼病症，每到陰雨季節更讓他全身的骨頭關節都痛楚難捱，雖也看醫生、接受治療，但都沒有功效，這讓李仲生相當地苦惱。直到有一天在西寧路的一家理療院接受綜合物理治療，為他看診的是一位失明

的醫師，建議他要多休息、不能太勞累，還要注重營養健康，最重要的是多曬太陽對他骨骼神經系統會有很大的幫助。因為北部氣候較多陰雨潮溼，對這個惱人的風溼病症只會更加嚴重，一位好友告訴他，中部地方終年少雨而氣候乾燥，或許很適合他居家養病。在好友的建議下，他想：台北雖是首善之區，但政治氛圍肅殺，隨時要謹言慎行，以免誤蹈禁區，這種環境對於從事現代藝術、嚮往心靈自由的他而言，實在是扞格不入，因此在心底萌生了搬遷的念頭。

另一方面，學生們私下如火如荼地計畫籌組畫會，也為李仲生製造了另一個難題。在白色恐怖這個風聲鶴唳的節骨眼上，他並不贊成現代畫會的設立與發展，因為不知又將會發生什麼問題，是他無法想像也無力應付的。李仲生自覺很難避開政治層面複雜的牽扯，可是初生之犢的學生們執意要組織畫會、發展現代藝術，讓李仲生不得不開始思考是否要和他們保持適當的距離？

外在大環境長時間低氣壓的逼迫，再加上身體的病苦，以及學生們燃眉的難題，讓李仲生內心糾葛地喘不過氣來。一九五五年夏天，李仲生毅然辭掉政工幹校的教職，同時關閉安東街畫室，在未告知學生的狀況下，獨自一人靜悄悄地搬離台北，南下中部生活。被蒙在鼓裡的學生們，完全不知道他們敬愛的老師早已搬離台北，還興高采烈地互相討論著籌組畫會與

研究藝術。直到討論過程中遇到問題要請教老師時，才驚覺事態嚴重，老師怎麼會突然憑空消失，獨留深鎖大門的空屋，搬到哪裡去？什麼時候搬的？為什麼突然要搬離？……一大堆無解的問號，卻僅能從房東口中些微知悉李仲生是搬到中部定居去了。雖然找不到老師，但籌組畫會的事情已箭在弦上不能暫停，這時候吳昊擔任空軍少尉，負責管理龍江街的防空洞，其內約有四十坪大小的空間，正好充當畫室，他和歐陽文苑、夏陽三人就在裡面畫畫並討論作品。另外霍剛和蕭勤在景美國小教書，大家便將聚會地點改在景美國小大禮堂，定期相約到景美國小切磋畫藝。



吳昊與畫友們的龍江街防空洞畫室一角（圖片提供 | 李仲生基金會）

李仲生避居彰化的心理探索

李仲生選擇離開政工幹校的教職，搬遷到彰化居住，對一般人來說都還算可以理解的事，重點是他苦心孤詣，用心教學的安東街畫室，竟然在無預警的狀況下關閉，同時與他的學生們不告而別，這就大違常理，也讓尊敬他的學生們頓失依靠，而沒有了現代藝術明燈指引的失落感是既強烈又震懾。當然這些不尋常的行為舉動，也讓後來的藝術史研究者，甚至包括與他最親近的學生們皆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有一種霧裡看花，愈深入了解探究、卻愈覺得撲朔迷離的不確定感。本文試著從李仲生的遭遇和幾種行為作法的反應，從客觀上解讀一位創作者心性上的轉換，也直接投射到研究他創作上的需要。

（一）風溼症的說法

根據學生霍剛的回憶，他覺得老師南下的舉動應該僅是單純的養病行為，他向來一直深為風溼症所苦，而中部以南的氣候應較北部來得乾燥，對風溼症的療癒的確有所助益，並不是如外界所言傳的，是為逃避白色恐怖迫害的行為而避世。

在李仲生遷離台北的二十五年後（1980），他發表於《民生報》上的文章中也特別提到，他確實是因為台北較潮溼，為了治癒風溼病痛才搬到彰化來居住。

「……猶憶我於民國四十三、四十四年間，住在台北安東街一間陰暗而潮溼的屋子時，由於營養衛生欠佳，得了嚴重的風溼病。最初往當時漢口街開業的針灸醫師吳惠平先生處接受針灸治療無效。旋又轉往西寧路一家理安理療院接受一位失明醫師的針灸、靜電、太陽燈等的綜合物理治療。這位失明醫師為人誠實。醫治半月後便告訴我說，你可以回去不必再來了。再針灸下去，也是一樣的。然後他告訴我以後要注意三件事：第一要多休息，不要太勞累。第二要注重營養。第三要多曬太陽。因為太陽裡面，含有紫外線，對治療骨骼神經系疾患很有效云。我都一一照辦了，病情也略見轉好。但究竟北部氣壓低，多陰雨，溼度高，不適宜風溼病患居住。因乃於民國四十四年夏天接受朋友的建議，決定遷來氣候乾燥、終年少雨的中部居住。所以我之遷來中部完全是為了健康，同時也在作畫，並不是隱居⑩……。」

可是對於與學生不告而別的這件事，李仲生卻隻字片語未提，而這也是造成後來許多的猜疑與假想的原因以及討論的重點。

（二）避開白色恐怖的說法

分別是在李仲生台北、彰化時期畫室的學生吳昊和鐘俊雄都表示：李仲生一九五五年的南下行動確實與當時白色恐怖的氣氛有關，無論是周遭好友的際遇，還是彼此間的關連，基於自身的危機意識，以當時的情形，他只有選擇離開台北避居中南部。

夏陽，這位當年被李仲生當頭棒喝而重新思索創作方式的畫家，曾經為文提及：李仲生對辦畫展特別害怕，當時在一九五三年時，歐陽文苑就想搞畫會，開畫展，李仲生知道後就將他開除，歐陽文苑跟李仲生學畫最久，也幫他做許多事情，結果老師對他卻毫不留情面；另外，一九五七年籌辦第一屆東方畫會時，他們擬好稿子，拿到彰化要請李仲生過目，沒想到他看了以後，蹲在地上、緊張地講了一些話，最後還勸他們不要開的好，不過後來才比較聽得「懂」他的意思，因為先此在一九五五年，霍剛曾去申請成立畫會，沒有批准，後來聽說曾開過什麼會，有人說西洋現代藝術是共產黨的藝術，幸好有人說此乃西洋流行的玩意，可聽其自生自滅，總算沒有被扣上思想有問題的大帽子⑪……。

在彰化隨李仲生學畫的後期學生鄭瓊銘，憶及老師上課時絕少談到政治，但對曾是同事、也是畫友，還一起辦過展覽，卻於一九五二年底遭誣陷槍斃的黃榮燦悲慘際遇，深感惋惜與不捨。

從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五年，李仲生任職於政工幹校期間，當時手握權柄的政工幹校訓導長王昇，因為黃榮燦以匪諜事件被捕，也始終懷疑李仲生的思想有問題，不斷的施壓政工幹校美術系主任劉獅，雖然因劉獅的力保而無從下手，但最後也對李仲生造成影響而決心離職。

何鐵華的遭遇，應該也是造成李仲生心理沉重負擔的另一原因。在廣東時就和李仲生是好友的何鐵華，來台後創辦的《新藝術》雜誌，也是李仲生經常發表藝術觀念的園地，兩人過從甚密。但這一位同鄉好友兼新藝術戰友，因一九五五年「孫立人事件」而涉入敏感的政治話題，並遭人栽贓有匪謀罪嫌，差點身陷

囹圄，所幸及時「負荊請罪」而倖免於難，於一九六一年赴美。（參見本書第三章，頁36）

李仲生、黃榮燦、何鐵華這三位改革藝術的鐵三角，都不約而同地成為當時政治鬥爭下的犧牲品，只是其中黃榮燦付出的代價最慘痛以致無可挽回，而何鐵華和李仲生則分別無奈地選擇遠走他國或僻隱鄉野以避禍。

二二八事件的離島悲情

中日甲午戰爭（1894）因清廷戰敗，而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1895），割讓台灣及澎湖群島，展開日本領台長達五十年的統治。在這段期間內，雖台灣經濟發展與建設趨向現代化，但淪為殖民地是事實，基本上日本對台灣的政治仍是採高壓控管。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長久的血緣與文化的牽連，讓台灣島民一度歡慶回歸祖國的懷抱。然而因受日本戰敗的影響，當時台灣通貨膨脹情形異常嚴重，物價飛漲，尤其是糧價居高不下。當時擔任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個性剛愎自用，不事整頓建設，又濫用親信，而駐台軍隊素質差又軍紀不整，擾民事件屢見不鮮，民衆的種種不滿情緒糾結，累積生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因查緝私煙不當，並傷及無辜百姓，二月二十八日民衆聚集在行政長官公署前強力請求嚴懲肇事者，但公署衛兵卻武力鎮壓民衆，激發民衆情緒沸騰，而在大陸的國民政府又誤信陳儀說辭，下令派兵緝捕，遂一發不可收拾，引發全島性省籍衝突，即二二八事件。此事件導致數萬名淳樸的台灣百姓和菁英青年，包括台灣戰後臨時的民意代表，同時也是知名台籍畫家陳澄波（1895-1947），盡皆無辜犧牲性命在緞靖清鄉的撲殺行動下，這是一段血的歷史與教訓，同時也是難以抹滅的歷史記憶刻痕。現今留存下來當時記錄的有限文獻資料中，就以一九四七年，黃榮燦創作的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二二八事件》是目前已知唯一的美術見證。畫面以黑白單純有力度的雕刻線條，忠實地呈現發生警民衝突與民衆遭槍殺的情形，視覺印象強烈、淒厲、感傷與震撼。



黃榮燦 | 恐怖的檢查——二二八事件 | 木版畫
日本，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藏



黃榮燦（圖片提供 | 梅丁衍）

黃榮燦

黃榮燦（1916-1952），四川重慶人，就讀四川西南藝術職業學校期間即熱心木刻版畫。曾擔任廣西《柳州日報》副刊編輯，並以「力軍」筆名發表木刻作品及文章，作品多注重社會生活現實層面的描寫，亦常引介外國左派色彩藝術家。他於二戰結束的一九四五年年底來台，擔任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講師；知名雕塑家楊英風（1926-1997）就讀師院時期，便曾受其指導。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創作《恐怖的檢查——二二八事件》木刻版畫，忠實記錄當時發生情景，並發表於上海《文匯報》。一九五〇年，他和劉獅、朱德群、林聖揚、李仲生等人創立「美術研究班」，並擔任《中央日報》「星期畫刊」副刊「西畫苑」編輯，在當時台灣的藝文界十分活躍。

白色恐怖時期，一九五一年黃榮燦被誣陷牽涉匪謀罪入獄，一九五二年被槍決，身後屍首成謎，後來經由藝術家梅丁衍鍥而不捨地追蹤調查，揭開當年許多不為人知的真相，更於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在台北六張犁公墓發現黃榮燦埋葬處，並將其悲慘際遇與調查經過發表於台北市立美術館館刊《現代美術》67~69期中。



湮沒在荒草堆中，數十年無人敢問的黃榮燦墓，終於在1990年代初期重見天日。（圖片攝影，提供 | 梅丁衍 | 白色恐怖政治犯被槍決者的埋葬地，第一墓區）

台灣戒嚴與白色恐怖

二次大戰才結束不久，國共內戰又起；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因戰事失利，退守台灣。台灣人民才經歷過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悲慟尚未撫平，人心浮動，加上為了防止敵對的中國共產黨藉機在台灣進行各種可能的滲透與活動，甫遷台的國民政府就在當年（1949）五月，由當時的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布戒嚴令，縱容嚴酷的情治單位積極介入所有的人民集會與政治活動，「寧可錯殺一百而不縱放一人」的血腥政策，讓許多人無辜地被扣上政治犯的罪名而遭受長期羈押，更有甚者，被誣陷以匪謀罪論處而遭槍決者大有人在，造成台灣到處瀰漫著保守、戒慎恐懼，有如驚弓之鳥的白色恐怖凝重氛圍。

許多人回憶起白色恐怖時的政治環境，都認為當時肅殺的氛圍，的確造成大多數人戒慎恐懼而保持緘默，甚至噤若寒蟬。根據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布戒嚴令，從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開始生效起，到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嚴為止的記錄中顯示，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期間，白色恐怖下的無辜受難者，光是一九五〇年代，據估計至少超過四千餘人遭槍決，八千人以上被捕下獄，但確實的數字可能永遠也無法獲得證實。這些駭人的數字背後標示著無情的悲劇歲月，是我們現今難以體會的傷痛。

回憶大師·李仲生的藝術、教學與生活經驗——專訪吳昊 2009.03.14

一九五〇年，黃榮燦和劉獅在漢口街國華廣告公司樓下開了一個美術班，我和夏陽去學畫，黃榮燦和劉獅教素描，李老師在那裡教美術概論。夏陽學素描，通常上完課就先走了，而我還在那裡打工，一個禮拜兩次，上素描課時就幫忙擺畫箱、畫架，上理論課時就擺桌子、擺椅子，所以就在那裡認識李仲生。美術班只辦了第一期就因為沒有什麼學生，三個月以後就結束了。

後來在空軍總部旁的電線桿上看到李仲生畫室招生的廣告，要到歐陽文苑那裡報名。歐陽文苑說李老師不隨便收學生，便帶領我們到老師那裡，李老師一眼就認出是我，於是我們就到安東街正式上課。剛開始還沒有電燈只有煤氣燈，我們在樓下的空間學畫。那時分成兩班上課，我們這一班有歐陽文苑、夏陽、金潘和我。一開始是畫半個石膏像，李老師在樓上很少下來，下來時看到我們的畫就說：「為什麼四個人畫的都一樣，你們每個人長得都不一樣，為什麼畫出來都一樣？」我們就想辦法，有的畫淡一點，要不就畫線條粗一點……，李老師看了就說：「很不錯！你很注重造型，他有雕刻性……。」說我畫得很有動態；慢慢地大家風格就區分開來。李老師從來沒有改過我們的畫，就是不要我們畫得一樣。



來台初期時的李仲生（右一）和吳昊（右二）等學生們談笑風生的神情。



李仲生安東街畫室廣告

後來李老師不告而別搬到中部去，我正擔任空軍少尉，負責管理總司令辦公室的檔案，因檔案庫東西擺不下，另外在永和買了房子來放置，原來約四十幾坪放檔案的空間就空出來，作為附近眷村有空襲時的防空洞避難所，我們就開始在那邊畫畫。第四十五年度的全國美展，我、夏陽、歐陽文苑、蕭明賢和陳道明等多數人都入選。而且教育部還買我們的畫，一個人兩千元（那時候薪水才一百多元），畫還被送到泰國參加國際展覽。我們覺得好像不錯，連全國美展都入選了，於是我們組織畫會。

當時東方畫會首展畫冊的文章是夏陽寫的，我說請給李先生看合適不適合。我們到員林去找他，李先生怕惹麻煩說：「你們回去吧！」他看都不看，後來東方畫會的畫展他從來都沒來看過一次。我們覺得老師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後來想想他是要切斷和我們的關係，那個時代不像現在。

(三) 李仲生的守夜習慣

一九七九年李仲生從彰化女中退休後，仍繼續住在彰化女中的教職員宿舍。接任他教職的是甫自師大美術系畢業的陳瓦木，也同住宿舍，曾和李仲生相處生活五年。他覺得李仲生晚上有不睡覺、守夜的習慣，他剛開始住進去時，還曾被嚇過好幾次。「因為當時宿舍一樓公共空間只有很小的廚房，沒有廁所，也沒有洗澡的地方，只有在樓上李老師住房旁邊的地方才有廁所。每天晚上十一、兩點時，我習慣要上一次廁所，每次等我走快到上面時，李老師就突然從樓梯盡頭處伸出頭來，剛開始好幾次，我都被他無聲無息的動作嚇到。我對李老師說：『你這樣子會嚇到人！』李老師說：『我怕壞人來！』剛開始一直維持這樣，所以讓我很不習慣，最後和李老師熟了，常常聽到他說『有壞人來了』，感覺到在他內心裡時時存在著一種莫名的恐懼。有時候晚上李老師沒躲在樓梯盡頭處時，就單獨坐在走廊盡頭的籐椅上不發一言，可能因為後面剛好有一扇窗，宿舍除了有電風扇以外的地方都很熱，那裡可能是最涼快的地方，但走廊上的燈光昏暗，晚上靜悄悄的，碰上這樣的情景也是挺嚇人啊！也曾聽過與李仲生同住宿舍樓上的工友余先生說，李老師晚上不睡覺，常在畫畫，但他的宿舍窗戶總是貼滿報紙，絕不讓人家看到他作畫的情形^②。」陳瓦木回憶地說著。

無論李仲生晚上不睡覺，是守夜、或是畫畫，而在他內心深處莫名恐懼的不安全感應是確實存在的。

事實上，不管李仲生搬到彰化的理由是養病也好，是不安全感使然的避禍行為也罷，現在我們都已無法得到真正的解答了。處在身不由己的時代中，什麼遭遇都可能隨時發生，那只能說是一個悲情的時代。但是身處都市繁忙的人際氛圍裡，常常免不了有一些世俗交際應酬的場面，對於一位喜歡創作與思考的藝術家而言，遠離這些凡塵瑣事的束縛羈絆，單純的環境，反而讓他能真正安定地思考創作上的問題，更何況李仲生同時悠遊在豐沛的藝術理論、教學、寫作與創作之間，搬到彰化過著清靜閒適的生活反有餘裕能大展長才，繼續他前衛藝術教授承傳的大業。



坐在彰化女中教職員宿舍二樓走廊盡頭處的李仲生
(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攝影：李賢文 | 1979)

回憶大師·李仲生的藝術、教學與生活經驗——專訪陳瓦木 2009.03.18

李老師民國六十八年自彰化女中退休，我接替他美術老師的職務。我在師大時的雕塑老師何明績教授，曾是李老師在杭州藝專的學生，還特別交代我向彰女這位有名的畫家老師問候。我到彰女報到後，人事室周主任也叮囑我拜訪李老師，請教他有關教學的問題。

那天中午我到彰女教職員宿舍拜訪李老師，宿舍內部是兩層樓木作隔間，總共有八間房間，聽說有兩間是李老師的畫室。經過同住宿舍的學校工友指點，我登上空蕩蕩、沒有什麼人住的二樓，還忐忑不安地喊著：「李老師！李老師！」叫聲可能吵醒了正在睡午覺的他，我聽到後面第二間房間有聲音回應：「等一下！」結果一等就是半小時，我又敲了幾次門後，門才終於打開。當時我看到屋內張掛著蚊帳，滿地都是報紙，素未謀面的李老師穿著短褲，上身穿著白色的襯衫，腳正踏在報紙堆上，他隨意穿著皮鞋出來請我坐下，但外面那張椅子實在很性格，因為上面擺了很多東西，最上層還有蛋殼。李老師察覺我猶豫不敢坐下去，便隨手拿了一張報紙鋪著，我只好硬著頭皮坐下去時，立刻聽到蛋殼應聲破碎的聲音！這一次的拜訪經歷令我印象深刻。後來和李老師較熟了，就常常和我開玩笑，也只跟我聊聊一個地方有什麼好吃的東西。有一次我問他：在那麼多的畫家中，他覺得哪一個畫家最重要？他跟我提到畢加索。

我和李老師同住彰女宿舍多年，卻從來沒有見過李老師的畫，基於好奇心使然，我就問與李老師住隔壁房間的工友老余。老余說：「因為他和李老師兩人作息時間不同，晚上他一定要睡覺，但李老師常常晚上都不睡覺，好像都在守夜。」他很好奇李老師晚上不睡覺到底在做些什麼？老是聽到窸窣窸窣的聲音。而李老師房間的窗戶玻璃都用報紙貼著不讓人家看，有一次半夜他從窗戶細縫中偷看：「看到李老師正襟危坐在那邊，只看到他的手在動，桌上擺著些又髒又爛的水果，不是在畫畫，也不知道在塗什麼東西，感覺上像是在畫死貓死老鼠！」我想老余可能是看不懂畫。



李仲生 | 手稿 2011B | 素描



李仲生 | 手稿 5161 | 素描

有一年，我媽媽從金門來我這裡住三天後，我再陪她回台南。那天，她梳著髮髻，穿著藍色閩南式衣服和黑色長褲。結果我排隊買完票後，我看到李老師在車站角落裡，拿著一本速寫本正在畫畫，我湊過去問他在畫些什麼？李老師說：「我正在畫一個老人，她的穿著非常特殊。」之後，他指著那位穿著特殊的老人。我說：「噢！你畫的那個老人就是我媽媽呀！借我看一下，我想看看我媽媽的樣子。」李老師一聽到是我媽媽，馬上把素描快速地塞進衣服裡面，頭也不回，轉身就走。

那一天晚上十點多，我從台南回來，又看到李老師在車站那邊畫畫，這一次我不讓他發現，就靜悄悄地趴在窗戶上看，看他到底在畫些什麼？車站裡有一些人或坐或躺著在那邊休息，我遠遠看到李老師的手正在動，我想：「李老師在畫素描，嗯！人體速寫。」再看清楚後才發覺李老師的手正在繞線條，跟老余講的一模一樣，他看著東西在想，手在畫，畫線條。那一次我看得很清楚，李老師畫人生百態的方式給我刺激到一些東西和靈感。

李老師通常晚上十點多才回家，只要聽到有狗叫聲，我就知道他回來了。常常聽到李老師哼著國劇，因為他喜歡國劇，國劇又是抽象的表現東西，想像空間最強烈又兼具時代性的人生百態。所以我聯想到李老師創作的色彩重複和層次重疊，有很多畫面的構圖很有國劇的抽象空間。

東方畫會之八大響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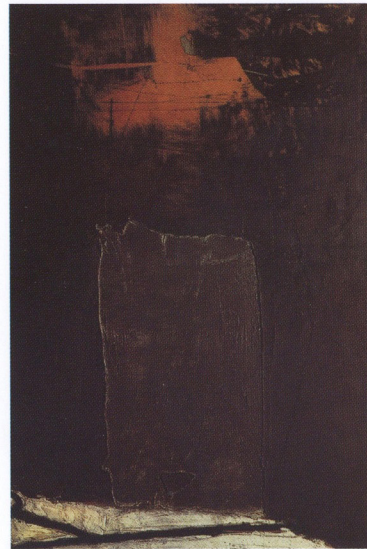
李仲生前衛教學的成就能獲致成功與廣為人知，當然與東方畫會的茁壯和多次公開展覽息息相關。雖然他始終未曾參與東方畫會的籌組與展出，但東方畫會的創會成員畢竟都是他一手調教出來的學生，在他們心中，早已認定李仲生為現代藝術的精神導師。這批學生包括：歐陽文苑、霍剛、蕭勤、李元佳、陳道明、吳昊、夏陽及蕭明賢等八位^⑤，是最早共同接受李仲生現代繪畫思想的啓迪，開展現代繪畫摸索之路。

東方畫會的「東方」之名是霍剛提議的，畫會章程則由夏陽起草。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九日在台北市衡陽路新聞大樓二樓舉行第一屆的畫展，當時正是反共抗俄口號喊得最響的年代，原本最擔心的政治關切等問題，也因為應對得宜，總算安全過關。這個展覽除了展出這八位創始會員的現代繪畫作品外，同時還展出蕭勤特別從西班牙寄來的當代知名藝術家達比埃斯（Antonio Tàpies, 1923-）等人的作品，也是西方現代藝術原作第一次在國內具體地被介紹。而西班牙是堅決反共的國家，因為東方畫會的首次展覽結合西班牙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共同展出，正好可以規避白色恐怖時期的顧慮，杜絕任何被誣陷的理由。



李仲生與東方畫會創始會員合影於東方畫會未成立前

1955年夏，李仲生不告而別，遷居中部，學生們於翌年初南下訪師，在李仲生員林住家前，留下這張珍貴的照片。左起李仲生、陳道明、李元佳、夏陽、霍剛、吳昊、蕭勤、蕭明賢，1956.2.18。（圖片提供 | 李仲生基金會）



達比埃斯 | 作品 XXVIII | 1955 | 畫布·綜合媒材
195×130公分

有些人覺得東方畫會這次的展出作品創新、有趣，但也有人認為內容荒誕不經，甚至有觀眾在展出空間裡，當場將說明書撕碎，粗魯無禮地投擲在參展者身上，並大罵「畫的是什麼東西！」這樣兩極化反應的展覽當然也吸引了報章雜誌的廣為報導。《聯合報》副刊的專欄作家何凡戲稱這是「響馬畫展」，意指此參展的八位畫家就像中國東北的強盜一樣，是到處掠劫的「響馬」，因此「八大響馬」之名不脛而走，並在當時的藝壇掀起一陣旋風。第一次的展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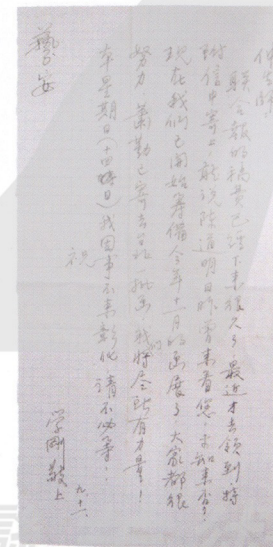


東方畫會海外展出的一景

1958年東方畫展在西班牙巴塞隆納市府主持下，在維蕾伊那宮開幕，市長、博物館長、省教育長等多人致詞。左一為蕭勤。

雖然沒有獲得如潮的佳評，但他們並不因此而退縮，相反地，這些年輕畫家就像不畏虎的初生之犢，仍繼續奮力地對外出擊，甚至在國際展中亮相，其後連續幾屆的畫展，陸續又加入許多年輕藝術家熱情的參與，並獲得越來越多的回響，讓東方畫會更形壯大，就這樣一直持續進行了十五屆才告結束。一九六〇年代的台灣，東方畫會發展的軌跡就像一面現代藝術的明鏡，在保守的環境中逆向脫穎而出。雖然李仲生徹頭徹尾沒有參與他們的活動，但它映照出的藝術本質與發展，卻正是李仲生前衛藝術

教學下精神成果的再現。



霍剛寫給李仲生的信，報告東方畫展籌備情形

學生隨時的報告，李仲生雖未參與東方畫會，但對籌備動態亦能清楚瞭解。



東方畫會展覽現場一景

TSAI HSIA-LING. Nato a Chong-Su, 1906. È autodidatta e stato nel centro e nel sud della Cina, attualmente risiede a Taipei. Membro del gruppo cinese «Ton-Fan». Esposizioni collettive: 2ª Esposizione «Ton-Fan» (Barcellona, 1958); Collezioni private in Cina e in Spagna.

CHEN DAO-MIN. Nato a Hsuan 1931. Ha studiato con il pittore surrealista Li Chen-Sen e stato nel centro e nel sud della Cina; attualmente risiede a Taipei. Esposizioni collettive: Esposizione Nazionale di Pittura e Scrittura (Taipei); Esposizione Internazionale d'Arte al Festival Costantinopolitano (Turchia); 4ª Esposizione Nazionale delle Belle Arti in Cina (Taipei, 1957); 1ª e 2ª Esposizione «Ton-Fan» (Taipei, insieme con gli artisti attuali sopracitati, 1957-1958); 1ª Salone di Pittura Cinese (Galleria Jaxota, Barcellona, 1957); Esposizione della Pittura Cinese Attuale (Madrid, Siviglia, ecc., 1958); 1ª Esposizione della Giovane Arte Attuale (Taipei, 1958); Esposizione «Ton-Fan» (Barcellona, 1958, Bilbao, 1959); Coll. Museo di Arte Moderna di Barcellona e collezioni private in Cina.

232' MOSTRA
2-15 Maggio 1959
Orario 10-13, 16-20
Via degli Artisti, 6 nero
FIRENZE - Tel. 51.986

8 Artisti Gruppo "TON FAN," di Taipei

CHEN DAO-MIN
HSIO MING-HSIEN
HUO HSUEH-KANG
LI YUEN-CHIA
OYAN WEN-YUEN
SHIA YAN
TSAI HSIA-LING
WU HAO

Vernice Sabato 2 Maggio ore 21,30

GALLERIA numero REDAZIONE

232' MOSTRA 2-15 Maggio 1959 Orario 10-13, 16-20 Via degli Artisti, 6 nero FIRENZE - Tel. 51.986

Vernice Sabato 2 Maggio ore 21,30

8 Artisti Gruppo "TON FAN," di Taipei

CHEN DAO-MIN
HSIO MING-HSIEN
HUO HSUEH-KANG
LI YUEN-CHIA
OYAN WEN-YUEN
SHIA YAN
TSAI HSIA-LING
WU HAO

Vernice Sabato 2 Maggio ore 21,30

GALLERIA numero REDAZIONE

232' MOSTRA 2-15 Maggio 1959 Orario 10-13, 16-20 Via degli Artisti, 6 nero FIRENZE - Tel. 51.986

Vernice Sabato 2 Maggio ore 21,30

SHIA YAN. Nato a Nankino, 1912. Ha studiato con il pittore surrealista Li Chen-Sen. Presidente del gruppo «Ton-Fan»; è stato nel centro e nel sud della Cina; attualmente risiede a Taipei. Fondatore del gruppo «Ton-Fan» nel 1957. Esposizioni collettive: Esposizione Nazionale di Pittura e Scrittura (Taipei); Esposizione delle Belle Arti in Cina (Taipei, 1957); 1ª e 2ª Esposizione «Ton-Fan» (Taipei, 1957-1958); 1ª Salone di Pittura Cinese (Barcellona, 1957); Esposizione Internazionale di Arte al Festival Costantinopolitano (Turchia); 4ª Esposizione Nazionale delle Belle Arti in Cina (Taipei, 1957); 1ª e 2ª Esposizione «Ton-Fan» (Taipei, insieme con gli artisti attuali sopracitati, 1957-1958); 1ª Salone di Pittura Cinese (Galleria Jaxota, Barcellona, 1957); Esposizione della Pittura Cinese Attuale (Madrid, Siviglia, ecc., 1958); 1ª Esposizione della Giovane Arte Attuale (Taipei, 1958); Esposizione «Ton-Fan» (Barcellona, 1958, Bilbao, 1959); Coll. Museo di Arte Moderna di Barcellona e collezioni private in Cina e Spagna.

LI YUEN-CHIA. Nato a Kwang-Hsi, 1933. Ha studiato con il pittore surrealista Li Chen-Sen e stato nel centro e nel sud della Cina; attualmente risiede a Taipei. Fondatore del gruppo «Ton-Fan» nel 1957. Esposizioni collettive: Esposizione Nazionale di Pittura e Scrittura (Taipei); Esposizione delle Belle Arti in Cina (Taipei, 1957); 1ª e 2ª Esposizione «Ton-Fan» (Taipei, 1957-1958); 1ª Salone di Pittura Cinese (Barcellona, 1957); Esposizione Internazionale di Arte al Festival Costantinopolitano (Turchia); 4ª Esposizione Nazionale delle Belle Arti in Cina (Taipei, 1957); 1ª e 2ª Esposizione «Ton-Fan» (Taipei, insieme con gli artisti attuali sopracitati, 1957-1958); 1ª Salone di Pittura Cinese (Galleria Jaxota, Barcellona, 1957); Esposizione della Pittura Cinese Attuale (Madrid, Siviglia, ecc., 1958); 1ª Esposizione della Giovane Arte Attuale (Taipei, 1958); Esposizione «Ton-Fan» (Barcellona, 1958, Bilbao, 1959); Coll. Museo di Arte Moderna di Barcellona e collezioni private in Cina, Spagna e Venezuela.

GRUPPO "TON FAN,"

SHIA YAN
LI YUEN-CHIA
OYAN WEN-YUEN
SHIA YAN
TSAI HSIA-LING
WU HAO

Vernice Sabato 2 Maggio ore 21,30

GALLERIA numero REDAZIONE

232' MOSTRA 2-15 Maggio 1959 Orario 10-13, 16-20 Via degli Artisti, 6 nero FIRENZE - Tel. 51.986

Vernice Sabato 2 Maggio ore 21,30

東方畫會 1959年在義大利佛羅倫斯展出的摺頁簡介。(霍剛提供)

其實「東方」這個現代藝術團體在當時並不孤單，比它稍早成立的「五月畫會」也同時發出了耀眼的光芒。「五月」是由師大藝術系學生所組成，精神導師是廖繼春(1902-1976)，他們走的是另外一個系統，包括：劉國松、郭東榮、李芳枝和郭豫倫。一九五七年五月間，他們率先在台北的中山堂舉行第一屆五月畫會展覽，並規定此後每年五月展出，以開創中國現代繪畫新風格為目標。後來包括劉國松和後續加入的莊喆、馮鍾睿、胡奇中、韓湘寧等也發展抽象水墨畫，走的是水墨創新的路線。東方畫會與五月畫會並稱為台灣最早的前衛藝術團體，



五月畫會第一屆畫展

左起：劉國松、鄭瓊娟、李芳枝、陳景容、郭東榮、郭豫倫，1957。

在六〇年代的台灣藝壇分庭抗禮，將台灣現代藝術的發展推向一個高峰。

INVITATION
PREMIER RECEPTION
SUNDAY, JUNE 22ND 7 PM AT
BROWN GOLDENBERG GALLERY
32 STRANDBERG STREET
625-1077
EXHIBITION THRU DECEMBER

TSAI HSIA-LING
CHEN DAO-MIN
HUO HSUEH-KANG
LI YUEN-CHIA
OYAN WEN-YUEN
SHIA YAN
TSAI HSIA-LING
WU HAO

FIFTH MOON GROUP
The Fifth Moon Group painters search intensely for an direction. They seek a wholeness. The individual is not separated from the universal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and all of the painter's resources are employed in the process. The modernist tradition of the West is one of the inspirations that the Fifth Moon Group grasps. But their painting is unique what they wish it to be — a modern phase of Chinese culture.

FIFTH MOON GROUP

五月畫會 1974年於美國費城展覽之邀請函

五月畫會 VS. 東方畫會

	五月畫會	東方畫會
成立時間	1956年5月	1956年11月
精神導師	廖繼春	李仲生
創始會員 (以第一次對外正式展出為主)	郭東榮、劉國松、 李芳枝、郭豫倫、陳景容、鄭瓊娟	歐陽文苑、霍剛、蕭勤、 李元佳、陳道明、吳昊、夏陽、蕭明賢
成立宗旨	五月畫會命名：李芳枝 靈感得自於法國巴黎的五月沙龍 (Salon de Mai) 而來。 革新與反傳統美術，從中國本位出發，回應西方藝術潮流，開創中國現代繪畫新風格為目標。	東方畫會命名：霍剛 太陽從東方升起，擁有朝氣活力的藝術新力量。生長在東方，多數創作都著重東方精神。 進入新的時代環境，趕上今日世界潮流，吸收和發展新觀念，突破與創造新風格。
第一次展覽時間/地點	1957年5月/台北市中山堂	1957年11月/台北市新聞大樓
現在活動狀況	至1972年已辦了十餘屆，這期間即因有些成員出國，或各自因素集結不易而幾乎中斷，到1992年畫會重振旗鼓。目前仍舊定期關注各大學美術系菁英，吸收成為該畫會會員，整體系統龐大，採不定期舉辦展覽。	至1971年已舉行15屆畫展，國內外畫展共有數十次，達成階段性任務後，因有些成員長期旅居國外，或各自發展他們後來組成的畫會展覽，東方畫會活動漸趨減少。目前重點集中在李仲生現代繪畫文教基金會業務活動的推展研究與交流。
兩會聯展	1981年，五月與東方兩畫會假台灣省立博物館(今國立台灣博物館)聯合舉行25週年展。	